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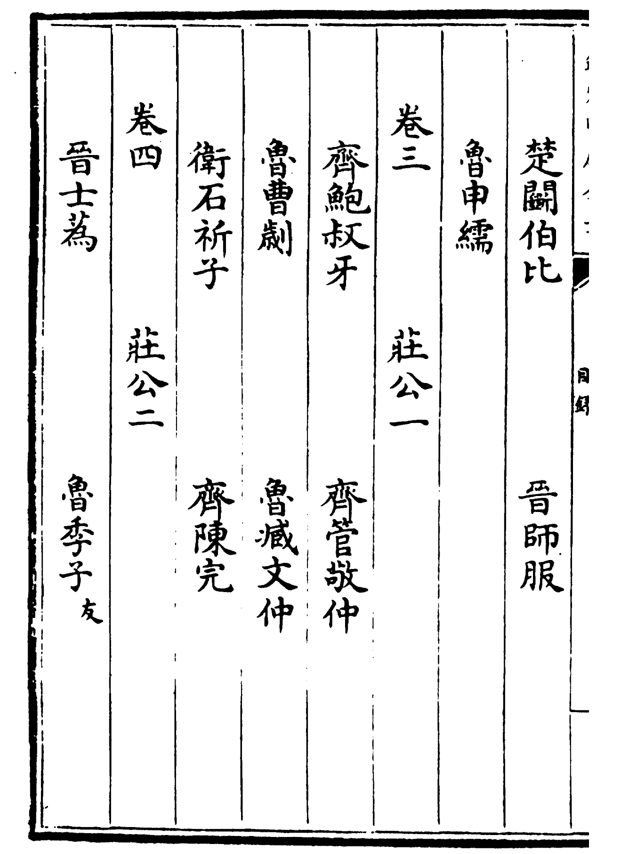
春秋臣傳卷一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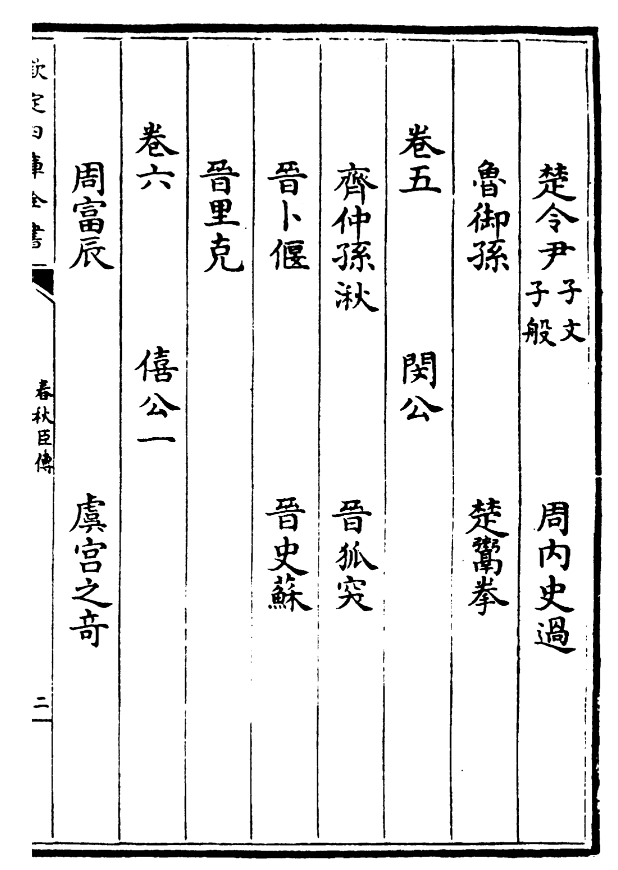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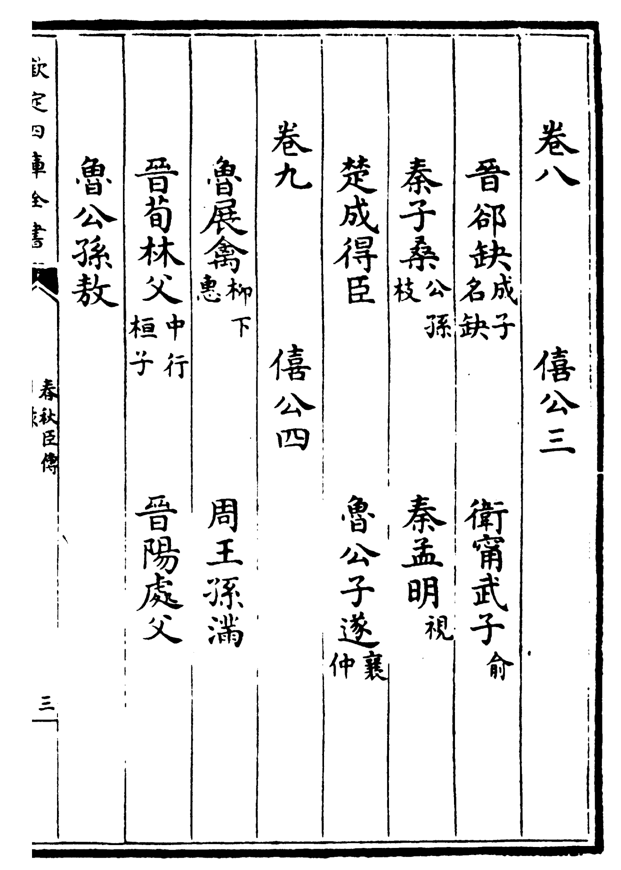
春秋臣傳目録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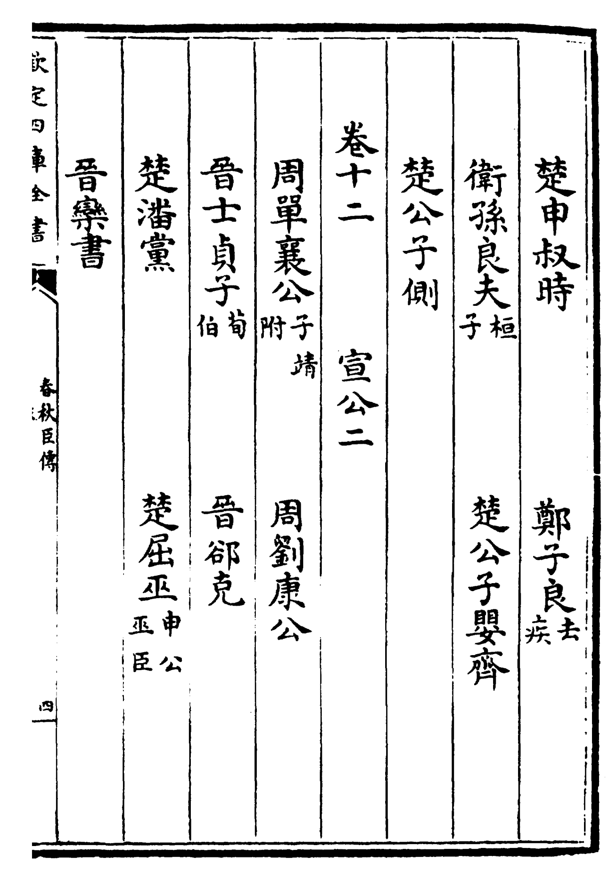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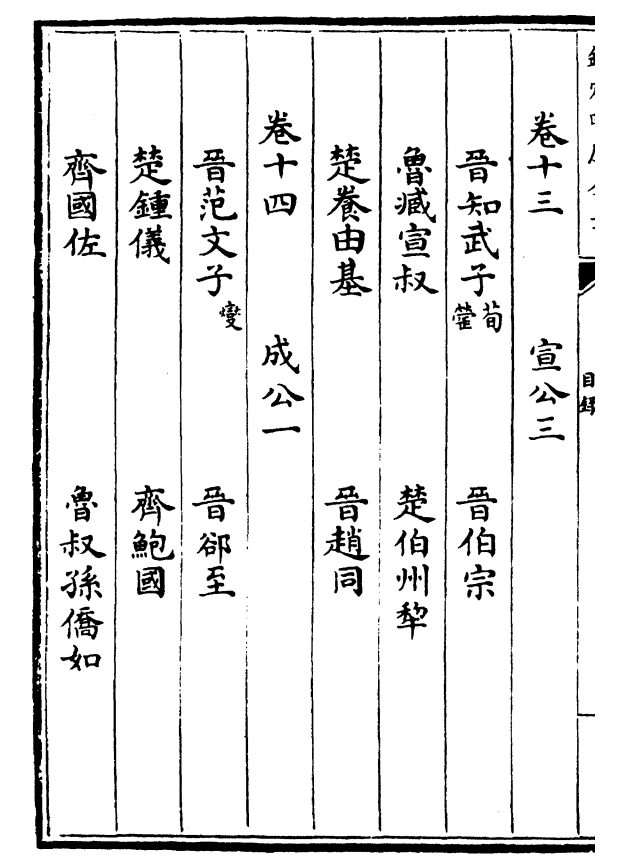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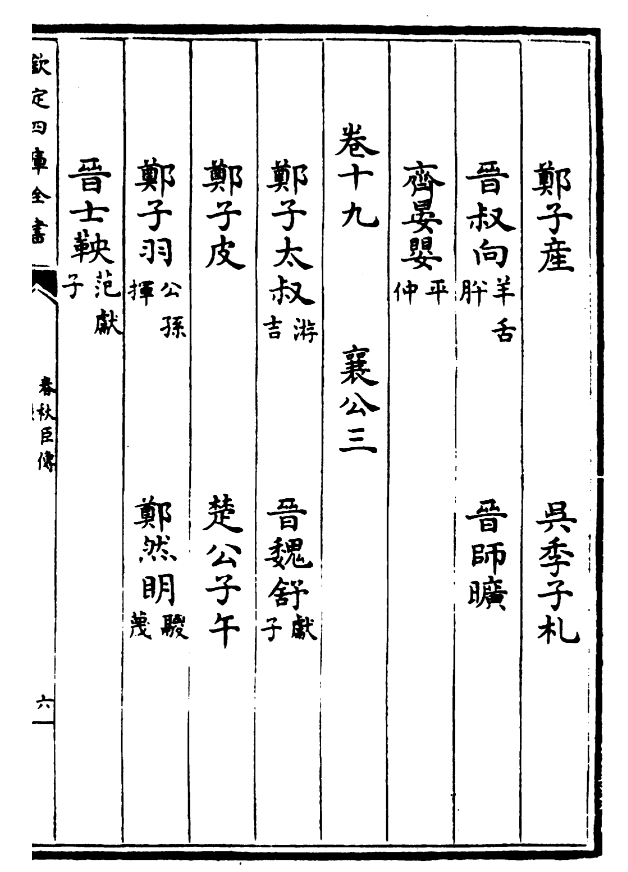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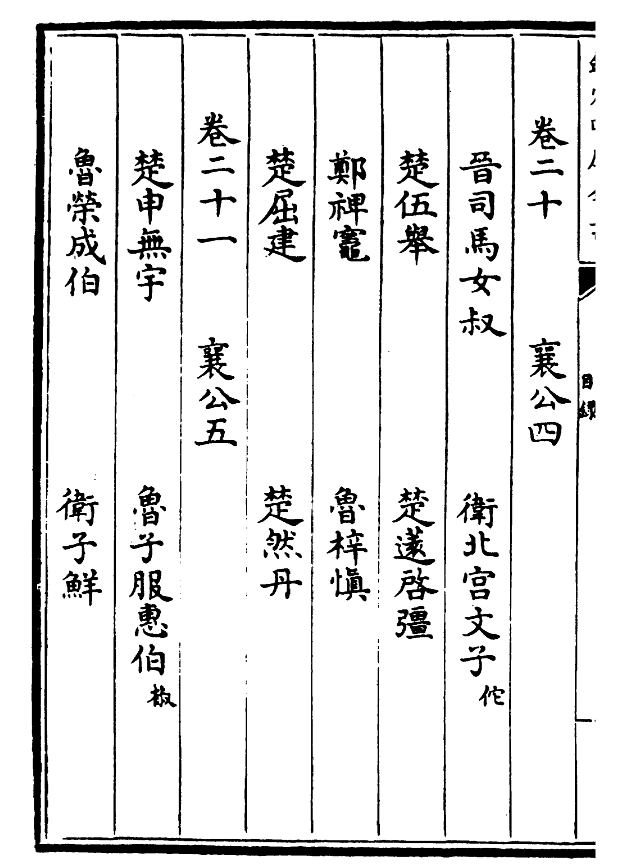
卷十　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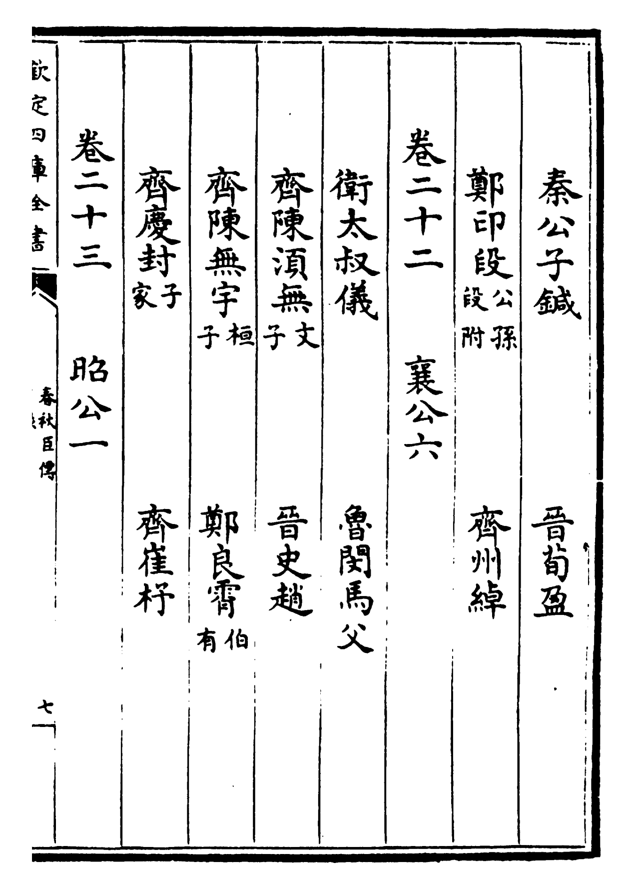
卷十一　宣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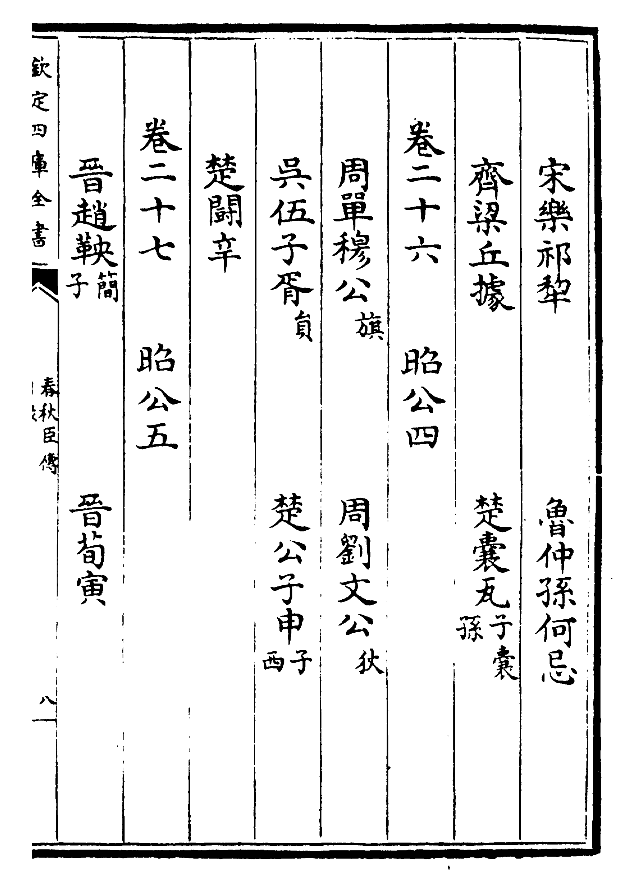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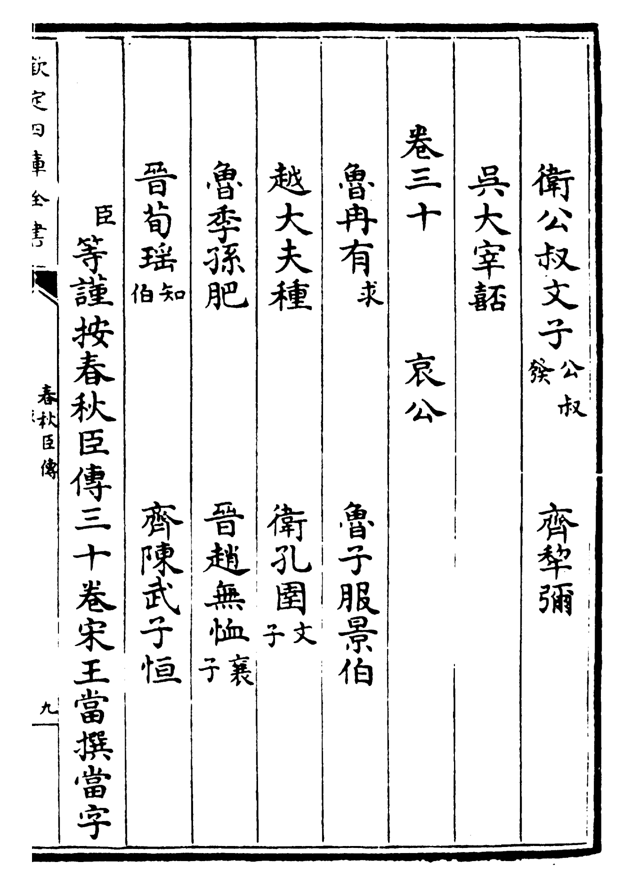












衛公叔文子 公叔發　　齊犂彌

吳大宰嚭

卷三十　哀公

魯冉有 求　　魯子服景伯

越大夫種　　衛孔圉 文子

魯季孫肥　　晉趙無恤 襄子

晉荀瑶 知伯　　齊陳武子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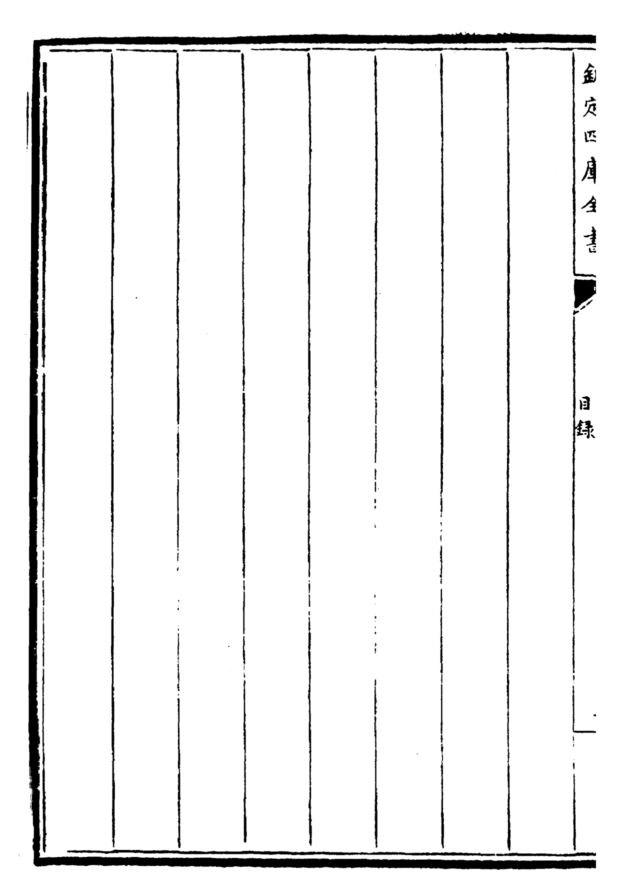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春秋臣傳三十卷宋王當撰當字

子思眉山人好學博覽舉進士不第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不就及京為相遂不仕卒其書所傳凡一百九十一人各以贊附于後陳振孫稱為議論純正文詞簡古于經義多所發明陳造稱為多出新見可與經傳參贊然持論亦不免有純駁如謂魯哀公如討陳恒即諸侯可得之類殊非聖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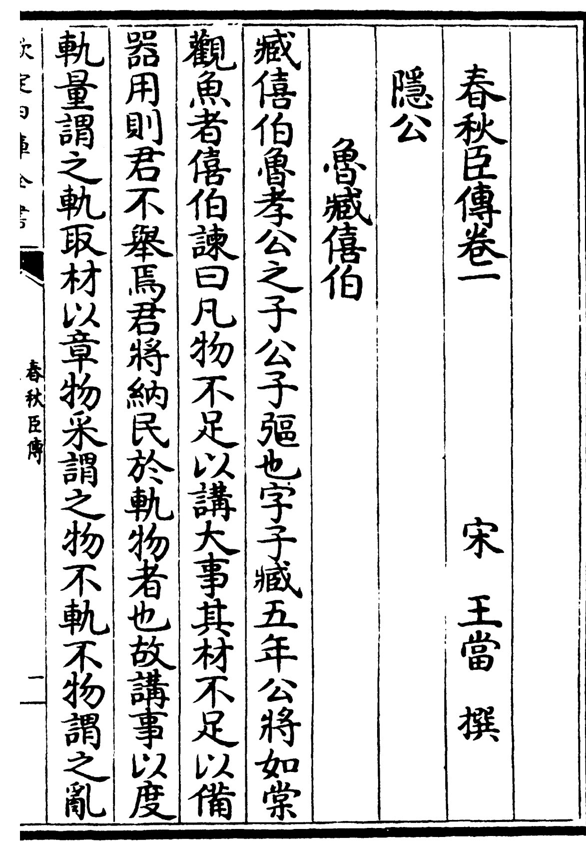
意也至其編次時世前後證引國語史記等書補左傳闕畧則誠為該備無遺于經傳有補焉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作五十一卷與此本不合然於當列傳則亦云三十卷葢志為誤矣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春秋臣傳卷一

宋 王當 撰

隱公

魯臧僖伯

臧僖伯魯孝公之子公子彄也字子臧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

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毛羽骨角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

一等書曰冬十有二月公子彄卒善之也

鄭頴考叔

頴考叔鄭之頴谷封人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命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遂寘姜氏于城頴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頴考叔聞之有獻

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十一年鄭伯將伐許公孫閼與頴考叔爭車秋七月庚辰

傳于許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衛石碏

石碏衛大夫也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

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有寵於王陳衞方睦若朝陳使請

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殺州吁于濮碏使殺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魯衆仲

衆仲魯大夫也公子益師之子益師孝公子字曰衆父故其子以衆為氏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

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無駭卒

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鄭祭仲

祭仲字仲足鄭大夫也始為祭封人因以為氏莊姜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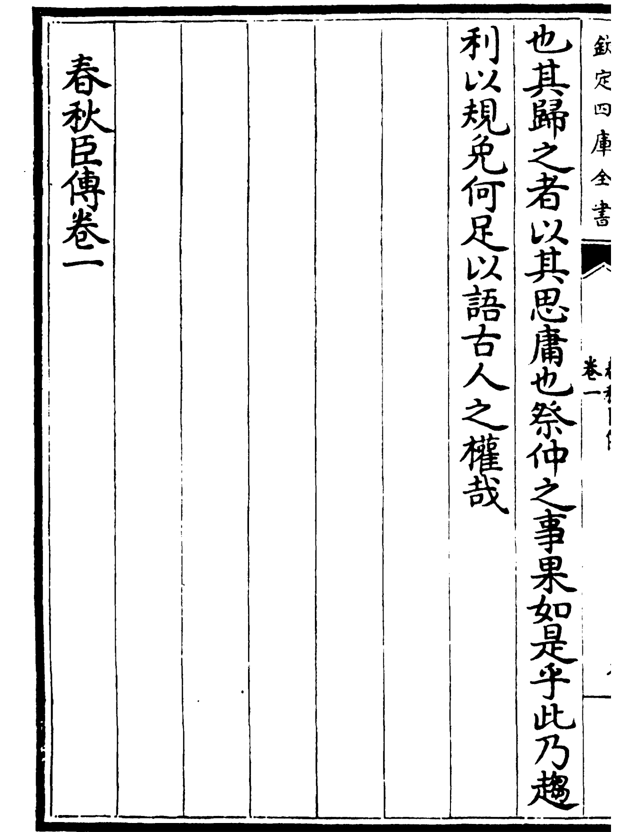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果敗桓王奪鄭政鄭伯不朝桓五年秋王以諸侯師伐鄭鄭伯禦之設左右拒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初仲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請昏之昭公辭祭仲曰必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得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莊公卒故仲立昭公宋莊公誘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反於經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

也遂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仲殺雍糾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十五年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明年秋齊襄公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仲逆昭公弟子儀而立

之是行也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贊曰臧伯之諫頳考叔之感悟於忠孝其庶乎以考叔之純孝而其終以争斃孝弟犯上者或有之矣莊公之威不能行于其家其能行于國乎考叔之没哀哉臧伯之後與春秋為終始天之報忠也厚矣祭仲之二三其德易所謂莫益之或擊之惜乎其不輟於齊也公羊稱祭仲古人之有權者異哉伊尹放太甲以覆湯之典刑



也其歸之者以其思庸也祭仲之事果如是乎此乃趨利以規免何足以語古人之權哉

春秋臣傳卷一

春秋臣傳卷二

宋 王當 撰

桓公

魯臧哀伯

臧哀伯者僖伯之子也名達曰臧孫氏二年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

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

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説之辭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臧氏之後世有顯者

隨季梁

季梁隨大夫也六年楚侵隨鬬伯比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

君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

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鬬伯比

鬬伯比楚大夫也楚將伐隨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隨少

師有寵伯比曰𨿅有釁不可失也合諸侯以敗之旣敗隨師獲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十三年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及羅大敗莫敖縊于荒谷初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晉師服

師服晉大夫也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卒如其言

魯申繻

申繻魯大夫也六年九月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徳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

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晋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果然莊公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内蛇與

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贊曰隨之安危勝敗要於季梁一言之用否賢者之於國如何也季梁之言其利害灼然可見而隨故用於非謀甚矣庸人之甘於禍敗也伯比之謀國也忠其料事也審天以子文昌其後師服之言其見幾也哉

春秋臣傳卷二

春秋臣傳卷三

宋　王當　撰

莊公

齊鮑叔牙

鮑叔牙齊公子小白之傅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

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先是桓公入自莒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不若管夷吾者五寛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

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請諸魯公曰寡君有不令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莊公於是束縛以與齊比至三釁三沐之而位於高國之上叔牙以身下之行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伯管仲嘗歎曰吾少困窮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而大困窮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及夷吾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之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欲誰與桓公曰鮑叔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若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將不久矣桓公曰然

則孰可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而哀其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分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此世稱管鮑善交者不得不然也

齊管敬仲

管敬仲名夷吾齊相也初為公子糾之傅桓公殺公子糾而請敬仲於魯比至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而問焉

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敬仲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謹用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故聖王之處士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於是制國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災禍共之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

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軍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閔公元年狄伐邢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齊人救邢始霸也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

潰遂伐楚楚成王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敬仲對曰昔者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子使屈完及諸侯盟始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一戰敗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荆州諸侯莫不來服北伐山戎

斬孤竹而南歸海濵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同心勠力西征攘白狄之地乗桴濟河懸車束馬踰太行與拘夏服流沙反胙于絳嶽濵諸侯莫不來朝大朝諸侯于陽穀兵車之屬六乗車之會三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隠武事行文道師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謂伯舅無下拜桓公名管仲而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曰爾無

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敬仲之力也襄王以戎難討王子帶桓公使敬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敬仲敬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敬仲卒五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豎貂作亂蓋以陽門之扉三月不葬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

不知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正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如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不受公之暗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裁度於義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管氏終春秋而無顯者後有管修者賢為楚大夫白公之亂見殺

魯曹劌

曹劌魯人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

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返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

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
柯之盟始焉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劌諫曰
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
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侯有王王有廵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土發而社
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令齊社而往觀非先王之訓
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
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魯臧文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臧哀伯之孫伯氏缾之子二十八年冬饑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申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

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

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公伐邾公畀邾不設備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蠭蠆有毒而況國乎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文仲言於公曰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諸侯公說乃免衛侯衛侯聞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

不速行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來傳于濟盡曹地也歸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善有章雖賤必賞也惡有釁雖貴必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有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

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五年秋楚滅六又滅蓼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孔子問於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不敢

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也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知如不能及明如不能見孰克如此

衛石祈子

石祈子衛大夫也十二年冬猛獲出奔衛宋人請于衛衛人欲勿與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閔公二年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将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祈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衛師敗績遂滅衛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齊陳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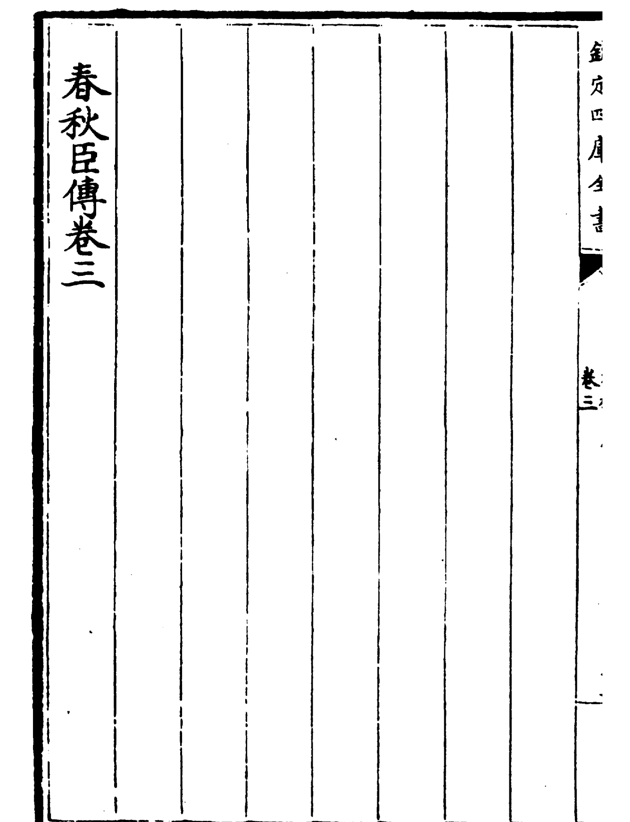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二十二年陳人殺太子禦寇

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髙位以速官謗請以死辭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陳侯使筮之曰是謂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而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

贊曰管仲辱囚而不死知有鮑叔存焉無鮑叔則無管仲故舉賢之功尚矣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身沒未幾而齊大亂豈禮法不身先乎以管仲桓公之賢不能慮陳氏於其始及其成也景公晏子何救哉曹劌閭巷之

人耳而知忠屬可以一戰者先王使民樂為之死唯其誠而已柯之盟公羊以為曹子穀梁以為曹劌考其時事蓋劌也太史以為曹沬其聲之誤邪臧文仲之賢不稱於仲尼而魯人師其言以為死而不朽蓋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者也石祈子有碏之風哉



春秋臣傳卷三

春秋臣傳卷四

宋　王當　撰

莊公

晉士蔿

士蔿字子輿晉大夫也劉累之後在周為杜氏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生蔿為士故以士為氏初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明年又與

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告晉侯曰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又明年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晉侯將伐虢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饑晉侯為太子城曲沃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泰伯不亦可乎既而太子見殺初晉侯使蔿為二公子築蒲

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蔿稽首而對曰
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
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
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
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
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魯季子

季子名友魯莊公母弟也謚曰成初季子之將生也桓

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命之莊公疾問後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叔牙謂慶父材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使名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二年八月共仲使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季子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僖元年

冬莒人來求賂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嘉獲之也十六年三月壬申卒書曰公子季友貴之也

楚令尹子文

令尹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大夫也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隨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穀於菟莊之三十年楚人殺子元子文始為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三仕三

已喜慍不形於色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僖之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馬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旣而子玉果敗卒子般嗣般字子揚初子文之兄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般為令尹子越譖而殺之子越為令尹遂處烝野將攻王楚

莊王與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般之子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也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越椒字伯棼文公九年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曰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周內史過

內史過周大夫也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問於過

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粗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恫無所依懐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

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馮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王從之使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過至於虢虢公使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

何士之能得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僖五年晉滅虢十一年晉以平鄭之亂來告王召武公及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是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夫拜不稽

首誣其王也晉侯誣王人亦誣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十五年惠公隕于韓二十四年秦人殺子金子公

魯御孫

御孫魯大夫也莊公丹桓公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

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毋乃不可乎弗聽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桓公取而殺之以其尸歸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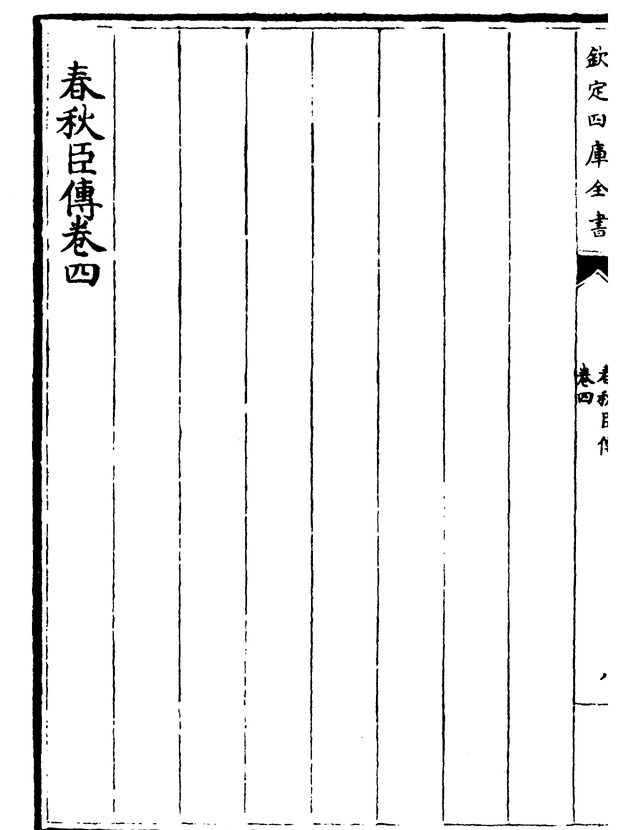
楚鬻拳

鬻拳楚之閽也初拳强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

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
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
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賛曰士蔿季友子文之後皆大惟其忠於君利於國而
不為私也季友討公仲其大義滅親者乎經稱公子友
敗莒師獲莒挐榖梁稱友謂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
何罪屏左右而搏若然豈所謂敗其師乎子文尚子玉
而身下之知其愎而求靖也而不慮屈國喪師之為患

故仲尼謂其忠矣而未仁也魯秉周禮其士大夫皆閑於先王之典而明得失若衆仲哀伯申繻御孫其多識君子哉異哉鬻拳之愛君也有愛君之誠而不知愛君之道豈忠勇而未始學邪


春秋臣傳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五至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臣傳卷五

宋 王當 撰

閔公

齊仲孫湫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共仲之亂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故書曰仲孫來曰仲孫嘉之也公曰魯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晉狐突

狐突字伯行晉公子重耳外祖父也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

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太子敗狄而反讒言益起卒縊而死重耳夷吾出奔僖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十五年秦敗

晉師于韓獲晉惠公夷吾及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明年晉人殺懷公

晉卜偃

卜偃晉大夫也亦曰郭偃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得衆虢公敗戎于桑田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不可以五稔冬十一月晉滅虢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欲納王狐偃請文公勤王使偃卜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不堪

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文公問於偃曰始吾以治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聽童謡占柩音不録

晉史蘇

史蘇晉卜大夫也獻公卜伐驪戎蘇占之曰勝而不吉且懼有口公曰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

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聽遂
伐驪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蘇告晉大夫
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以女戎
勝晉里克曰何如對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
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商辛伐有蘇
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
商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
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奔申

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重耳處蒲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備之故公許之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亂本矣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敗于韓卒如其言語見韓簡

晉里克

里克晉大夫也爲太子申生之傅公將黜申生而立奚齊里克曰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丕鄭曰吾聞從事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晉侯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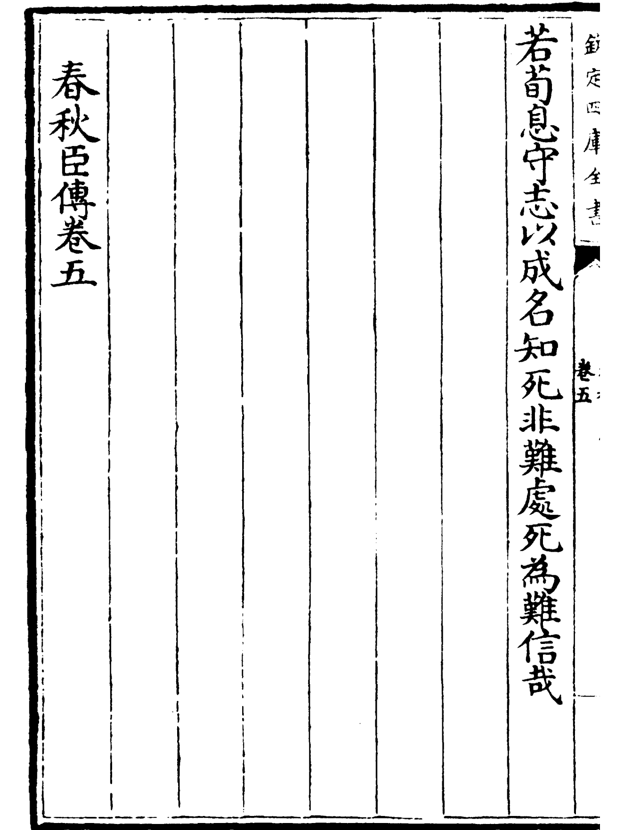
可以帥師公曰立太子之道有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
愛疑決以卜筮子毋謀吾父子之間不對而退見太子
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修已而
不責人則免於難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
矣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吾難里
克若何優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姬許
諾施飲里克酒告克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
謀既成矣克曰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克告丕鄭曰吾

不敢撓志以從君而廢人以自利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絳公至自田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申生恐而出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甘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自經于廟九年獻公卒克欲納文公

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十月殺奚齊及驪姬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而葬十一月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書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正其罪也克使告夷吾于梁會周公忌父立晉惠公惠公殺克以說將殺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既而悔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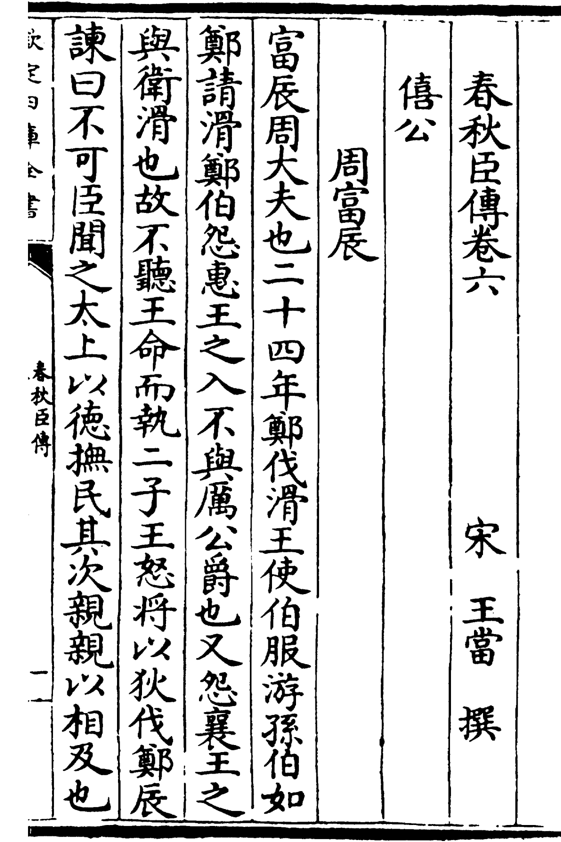
二君故稱名誅之也

贊曰春秋之士死生存亡禍福一以禮觀之仲孫湫之言得其本矣公羊以仲孫為慶父非也慶父實與弑子般其來不竟魯失刑矣又安得而美之晉執狐突使召毛偃而不從楚囚伍奢使召尚員而從之盖毛偃重耳之臣雖父命有所不行也卜偃之見微有足尚者史蘇之智亦其亞也古之君子晦於卜筮者多矣里克始非不善乃臨危輒變首鼠兩端進退無所據竟亦不免豈



若荀息守志以成名知死非難處死為難信哉

春秋臣傳卷五



春秋臣傳卷六

宋　王當　撰

僖公

周富辰

富辰周大夫也二十四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令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

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夫兄弟之怨不懲於他王其不可棄之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弗聽初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乎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大敗

周師獲辰王出適鄭太叔居于溫辰乃以其屬死之

虞宮之奇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其辭卑而幣重乃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荀息里克帥

師會虞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之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非德民弗和神弗享矣神所馮依將在

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之奇出曰虞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再舉矣十二月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宋司馬子魚

司馬子魚宋公子目夷也宋桓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甚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夏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昬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二十一年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始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隳之不可終以乘車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楚知雖殺宋公猶不可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子魚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明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

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二十三年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晉荀息

荀息字叔晉大夫也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何也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

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是我取之中府而藏諸外府也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强諫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乃使息假道虞公許之夏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復滅虢而

滅虞息牽馬操璧而前公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
矣獻公使息傅奚齊公疾使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
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告息曰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
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
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九年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於朝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周内史叔興襄王事

内史叔興周大夫也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隂陽之事非吉凶所

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二十八年晉文公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叔興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叔興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不逆王命敬奉禮義王其善之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

之

鄭叔詹

叔詹鄭伯之弟也齊桓公會于甯毋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宋伐鄭楚成王救鄭敗宋公于泓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夜出文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

卒於無别將何以没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晉公子重耳出奔及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公又弗聽及晉文公即位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不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叔詹曰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

詹同乃命勿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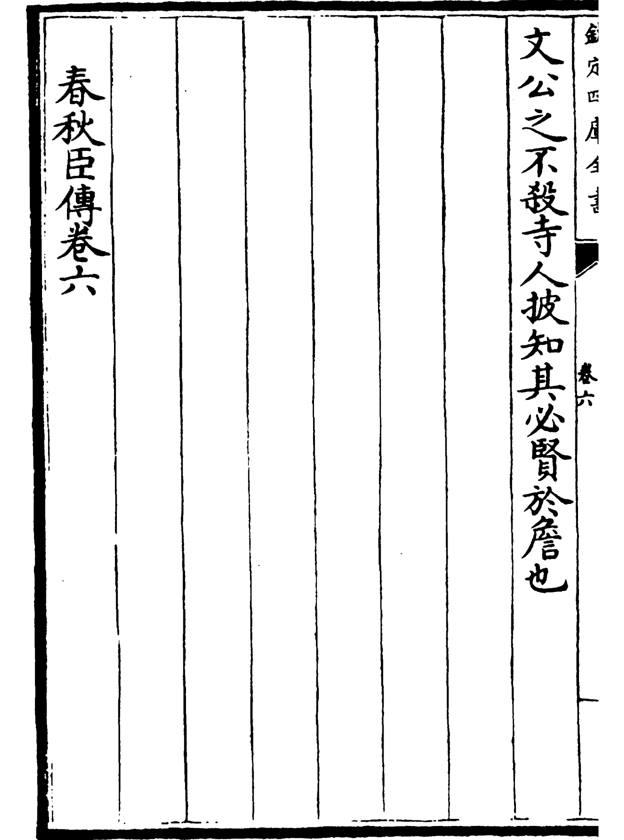
晋慶鄭

慶鄭晋大夫也秦饑使乞糴於晋晋人弗與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徳皆失何以守國號射父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弗聽初晋饑秦輸之粟秦饑晋閉之糴十五年秦伯伐晋晋惠公謂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鄭吉弗使戰乘小駟四鄭入也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

其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九月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伯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蛾析謂鄭曰盍行乎對曰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鄭而後入

賛曰富辰不憾愎諫而能殺身以為君可謂仁矣親親仁也斯固富辰之所能為也宮之竒諫非不善也而其

言以曬廢孔子曰事君數斯辱矣宋襄公用鄫子于社無人道矣而欲以仁義之戰屬諸侯此詩所謂志大心勞求之者非道惜乎子魚之不為國也公羊謂文王之戰不過此文王唯不喜脯醢諸侯所以能征諸侯也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獻公以奚齊託荀息荀息以義折之亂庶乎沮不知出此區區以復言為信此與尾生何異周内史博聞明識每有其人豈習於先王之典邪丘明以晋文公不殺叔詹史以謂殺之傳之誤也以



文公之不殺寺人披知其必賢於詹也

春秋臣傳卷六